



中庸講記之十一(上)

◎ 黃錫堃總領導點傳師主講

《中庸》第十三章(二)：

君子之道四，丘未能一焉；所求乎子以事父，未能也；所求乎臣以事君，未能也；所求乎弟以事兄，未能也；所求乎朋友先施之，未能也。庸德之行，庸言之謹，有所不足，不敢不勉；有餘，不敢盡；言顧行，行顧言，君子胡不慥慥爾！

第三節 即己之身以責人

接續談《中庸》第十三章後半段的經文，一樣分為兩節說明，第三節從「君子之道四」談到「所求乎朋友先施之，未能也」；第四節從「庸德之行」談到「君子胡不慥慥爾」。

責是要求、責備。此節「即己之身以責人」，即以自己的身來要求他人。

讀懂經句

① 君子之道四：子道事父宜孝，臣道事君宜忠，弟道事兄宜悌，友道先施之宜信。

君子之道應有五，是在講五倫的道理。其中之一即「夫婦」，已在上章講過：「君子之道，造端乎夫婦，及其至也，察乎天地。」《中庸第12章》

宜，即應當之意。「子道事父宜孝」，為人子侍奉父母，應當要孝。「臣道事君宜忠」，為臣下侍奉君王，應當要忠。「弟道事兄宜悌」，悌有

兩種寫法，沒有「丩」字旁（如《論語·學而》：「孝弟也者，其為仁之本與。」），或有「丩」字旁（如《孟子》講孝悌），意思皆同；做弟弟的對待兄長，應當要悌，所謂「出則悌」；「孝悌」是連在一起的道理，對待長輩，也與事兄一樣要孝悌。「友道先施之宜信」，做朋友的條件，應當要講信用。以上四項也是在講君子之道。

② 未能一焉：無一件能以自己責人之心責己，則不能無絲毫之遺憾於吾親、吾君、吾兄、吾友也。（整理自《中庸輯義》）

「未能一焉」，這是孔子自勉之語，意指君子要做的這四件事情，我沒有一件能做得很圓滿。「無一件能以自己責人之心責己」，照理說聖人的所作所為都是接近道，為何卻說「未能」？「未能」是指什麼？由此句道理我們能體會出，當我們要求或責備自己的兒女要盡孝時，我們是否也有以此標準來要求自己呢？人往往在言與行之間有些落差，這就是言行沒有相顧，是人最大的一個缺陷。假如我們每個人在做每件事情時，都能以要求別人、責備別人的心，來要求、責備自己，就沒有這個問題存在，然而我們每個人都無法做到。

「則不能無絲毫之遺憾於吾親、吾君、吾兄、吾友也」，人在待人處事時，一定會有一些偏差或落差，無法做到百分之百的圓滿，總會有一點點缺陷，也就是對我們的父母親，對國家，對兄長，對朋友，會有些許遺憾，這就是「未能一也」；不是指完全做不到，而是說做得不夠完美，有些微缺陷在。

其實我們凡夫俗子，包括修行人也是一樣，雖然我們講的道理都很透徹、很圓滿，但是在做的時候，卻有些微的落差；雖然如此，人還是要朝著完美的目標修持，做為我們修養的標準。

③ 求：猶責也。希求之意。

責，即責備；也有希求，希望、要求的意思。我們對別人都會有所要求，但對自己是否也像要求別人一樣地要求自己呢？這就是要我們修持的目標。

依經演繹

這幾句道理是很白話的，因此不需要再加太多解釋。這四項道理，再加上「夫婦之道」，就是五倫，下面就五倫道理之起源做解釋。

1. 飽食煖衣，逸居而無教，則近於禽獸。聖人有憂之，使契為司徒，教以人倫：父子有親、君臣有義、夫婦有別、長幼有序、朋友有信。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

「飽食煖衣，逸居而無教，則近於禽獸」，這是在講堯舜的時代（上古時代），人民吃得飽、穿得暖、衣食不缺；那麼悠閒安逸的生活之下，若沒有加以教化，則與一般禽獸很接近。從人的角度來看所有的禽獸，所謂「野鶴無糧天地寬」，禽獸除了覓食之外，不受一切約束管制，倫理方面，也沒有遵守。看所有的動物世界，這是很明顯的，沒有絲毫規矩，也不懂得規矩（各種動物有他們特別的天性或美德，但非同於人類的倫理、規矩）。

「聖人有憂之，使契為司徒，教以人倫」，聖人指堯舜。《論語·泰伯》中提到：「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。」契即舜帝時的五位大臣之一，擔任司徒，是負責管禮教的，如同現在的教育部長，要思考如何教育人民。我們之前提過，人先天具備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五常，這是上天所賦予的，不

是外加的；而人倫則是後天的一種教育，「倫」為次序，這個次序要如何來排呢？

「父子有親」，父子間有親情的關係，彼此之間要如何對待？如何教導？即以「理」來教，「理」就是「重情義、尚施報」；而又如何「重情義、尚施報」？人倫有情，要父慈子孝，此即「對待」；每個人都為人子，總有一天也會為人父，這是一個大的倫理。「君臣有義」，如何有義？即君正臣忠；在上位的要站得正，上不正則下歪，意即做事需憑良知良能，發自於先天的心，自然為臣者會盡忠。「夫婦有別」，即夫唱婦隨，這都是對待；《中庸》第12章講：「造端乎夫婦」，人的人倫開始在於夫婦，從我們知道歷史以後，就都是夫唱婦隨。「長幼有序」，即是兄友弟恭。「朋友有信」，指朋友之間要以信相待。

以前有些人解釋孔子「未能也」，是較為狹隘的。說孔子「事父未能也」，因為孔子年少即喪父，無法盡孝。「事君未能也」，因為孔子為官都不長久，沒有一位讓他可以真正盡忠的君王。「事兄未能也」，因為孔子沒有兄長，無法盡悌德。「先施之

未能也」，因為孔子沒有錢，無法施捨給他人。其實並不是這些意思，孔子是在講整體的「道」。所謂的「先施之」，大家想想，孔子說他沒做到的是什麼？要以什麼先施捨？是不是要用「信」字？人往往無法拿出百分之百的「信」，會有些微的落差，無法「言行一致」；其實「言行一致」就是「言行一貫」，「一貫」很不簡單，要一致也很困難。

這些道理是要讓我們知道，舜帝的時候實行五倫，由契擔任司徒，教育人民五倫，才開始有倫理，才有五倫。這段是孟子講的道理，以此印證。

2. 公曰：「君子何貴乎天道也？」孔子曰：「貴其不已也。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，是天道也；不閉而能久，是天道也；無為而物成，是天道也；已成而明之，是天道也。」

對曰：「仁人不過乎物，孝子不過乎親。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，事天如事親，此謂孝子成身。」《孔子家語·大昏解第四》

此段為《孔子家語·大昏解第四》中，孔子與哀公的兩段對話。

哀公問孔子：「君子為什麼以天道為尊貴？」天道是什麼？天是不講話的，所謂「天何言哉！」以下是孔子的回答。「貴其不已也。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，是天道也」，此處「不已」，是指天道的作用，太陽從東方出來，由西方下去，今天這樣，明天也這樣。天道貴在「不已」，就是無停止。我們事奉父母，就是要像天一樣，無停止的，始終如一的。人都會情緒化，心情好的時候，對父母就很孝敬，態度好，各方面也都很好，安慰、敬順都做得好；一旦心情不好時，就無法像心情好的時候所做到的那樣；但是天不會這樣，所以侍奉父母要像天道，像禮拜上天一樣。不已，像日月的運作一樣，始終如一。

「不閉而能久，是天道也」，「不閉」，即無停止，天地的運行絕對沒有停止的，所以我們要禮拜上天。日月有這麼大的力量，每天行進的速度都一樣，從不歇止。「不閉而能久」，亦即自強不息，天地從開始到結束（何時結束，我們無法知道），永遠都這樣自強不息。

「無為而物成，是天道也」，貴在無為，無為是不造作。事奉父母不是特地要表現給別人看的，而是像天地一樣不造作，是很自然的；沒有造作，萬事萬物都能成長，這就是天道。

「已成而明之，是天道也」，「已成」是指成物；「明」是指沒有阻礙、不造作；雖沒有任何造作，萬事萬物都能自然成長，這就是天道。只要有土地，上天有露水，野生的東西就能自然成長，這也是天道。

這道理亦如同孝子「事親如事天，事天如事親」，能做到這兩樣，「此謂孝子成身」，「成身」是指完美，指一個很完美的修養標準。人侍奉親長，就是要做到這樣，人倫父慈子孝的作法就是如此。

「仁人不過乎物」，一位有仁德的人，處事不會犯過錯。「孝子不過乎親」，孝子侍奉父母不會犯過失。為何不會犯下過錯呢？「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，事天如事親，此謂孝子成身」，因為孝順的人侍奉父母，就像侍奉上天一樣地尊敬。如同我們每日早、午、晚獻香，均能以至誠的心禮拜上天老中、諸天神聖；假如我們能以禮拜佛祖的心來侍奉父母，

這就是孝順的極點，我們事親就是要做到這樣。

3. 子夏問孝。子曰：「色難！有事，弟子服其勞，有酒食，先生饌，曾是以為孝乎？」
《論語·為政》

乾隆皇帝時，編纂《四庫全書》的人中，有一位紀曉嵐，他是清朝的一位大文學家，非常出名。乾隆皇帝有一日出了一道題目要他對，就二個字——「色難」，雖然僅有兩個字，卻很難對。紀曉嵐對以「容易」，大家看看是否有對上？一語雙關，這是絕「對」！「容易」即變臉，變臉是很簡單、很容易的事，但喜歡的臉與不喜歡的臉是不一樣的。「變臉」，就能恢復原來的面目。所以古人很有智慧，說「色難」只要「變臉」就可以，這是很容易的事情；但因為我們有七情六慾，很難做得到，所以說要剷除七情六慾，原因就在這裡。

「有事，弟子服其勞」，這句道理的意思是說，我們侍奉父母，要盡心有禮；如同老前人常說，你們不必對我這麼有禮，你們以對我有禮的心，回去好好侍奉自己的父母親，這樣你就是真正的修道人。比如：我們在道

場或在職場中，看到前輩或長官在做事情，我們都會講：「這讓後學來做」或「這讓屬下來做」，如果有這樣的心，就是「有事，弟子服其勞」。那我們有沒有以同樣的心，來對待我們的父母呢？

「有酒食，先生饌」，「酒食」，不是單指酒，而是說有好吃的東西、好的料理，要請我們的師長或長輩先吃。也就是說我們要以尊敬老閩、長輩，或以侍奉老前人、前人輩的心，來侍奉父母親。但是我們有這麼做嗎？生意人常說：「顧客至上」，為了要賺客人的錢，都得和顏悅色；臭著臉，生意是很難上門的，我們是這樣在對待所謂「衣食父母（即指客戶）」；但是我們卻忘了真正給我們飯吃，從小養育我們長大的父母。

「曾是以為孝乎」，所以要反省自己：我們有做到嗎？我們有盡孝嗎？其實我們不是不會做，是會而不做。

4. 子曰：「孝子之事親也，居則致其敬，養則致其樂，病則致其憂，喪則致其哀，祭則致其嚴。五者備矣，然後能事親。」《孝經第十章》

「孝子之事親也」，做為一個孝子，要怎樣來孝親呢？以下是孝親的五個條件：「居則致其敬」，居家、住室都屬「居」；意即在家中對父母要有恭敬心，要晨昏定省。

「養則致其樂」，養是侍奉；其實父母對我們要求不高，之前談過：「菽水可以承歡。」侍奉父母要讓父母能產生很歡喜的心。

「病則致其憂」，父母生病時，我們會記掛、會心生煩惱；當父母有病痛時，我們也快樂不起來、歡喜不起來，因為想到父母的歲數大了，想起父母的養育之恩，從小到大栽培我們、教育我們，一幕幕猶在眼前，實在快樂不起來。但也是有人當父母生病時，他還能有說有笑、喝酒作樂，這就不合乎孝道，應當要去感受父母生病的痛苦，要關心父母的身體狀況才對。

「喪則致其哀」，生、老、病、死，是人一生的經歷，假如有一天我們的父母去世，我們的哀傷是無法用言語表達的。

「祭則致其嚴」，祭拜祖先或是過世的父母時，要視同生前侍奉他們那種恭敬莊嚴的心來祭拜。後學拜公

媽（台語，祖先的意思）時，也都會說：「祖先、阿嬤、爸爸、媽媽，今天是清明（或什麼節日、節氣），依照您生前喜歡吃的東西，準備好了來祭拜。」

「五者備矣，然後能事親」，所以事親不是狹義地僅限於父母親活著的時候。以上這五項若都有做到，這才叫做「事親」。

5. 立身行道，揚名於後世，以顯父母，孝之終也。《孝經第一章》

「立身行道，揚名於後世」，此為最重要的、最大的孝，如同我們現在在道場修辦，真心投入道場，每個人都要了解。

以上講的是「所求乎子，以事父未能也」。接下來要講的是「所求乎臣，以事君未能也」。

6. 子曰：「君子之事上也，進思盡忠，退思補過，將順其美，匡救其惡，故上下能相親也。《詩》云：『心乎愛矣，遐不謂矣，中心藏之，何日忘之。』」《孝經第十七章》

「君子之事上也，進思盡忠，退思補過」，以前是所謂的「盡忠報國」，在朝廷中要對君上忠心，即使君王做錯事，為人臣者也要想盡辦法補強；而在現代，則好比我們在職場上，要將所有事情處理得問心無愧；若有不圓滿之處（上司或自己），回到家也要檢討，想辦法改進；如同在道場也一樣，人沒有完美的，若點傳師或前輩者，在言行上有沒覺察到的地方，因為每個人留意的角度不同，我們也要想辦法補救。

「將順其美，匡救其惡」，在公開的場合，為人臣的不能講君王的壞話，為屬下的不能講上司的壞話，為後學的不能講前輩或點傳師的壞話，百分之百不能這麼做，反而要「將順其美」，讚嘆他們，再來「匡救其惡」。在私下，若沒有人直諫，是很麻煩的事；人有時候會迷失自己，若我們的上司有過錯，他自己卻不自知，一直犯下去，對整體的形象會造成破壞，我們即要私下救其惡，糾正他。唐太宗李世民會那麼有才能，開創輝煌的貞觀之治，讓後世讚揚，是因為後面有個魏徵，李世民做錯的事時，魏徵專門勸諫；一旦魏徵死了，原有的三面鏡子缺了一面，整個就不一樣了。

所以我們身為後學的也一樣，要順其美而匡救其惡。

「故上下能相親也」，在上位的人最喜歡這樣的人，視如知己，就好比是我們的一面鏡子；若沒有這面鏡子，我們自己返照的工夫不夠、道行不夠；能時時返照之人，道行是很高的，然而畢竟我們是半聖半凡，每日要與世俗接觸，有時會迷失自己，確實要有一個人在後面為我們掌舵，我們的方向才不會有所偏差。上下一體，上下一貫，道務才能推展出去。

「詩云：『心乎愛矣，遐不謂矣，中心藏之，何日忘之。』」為人臣愛護君上，永遠不分離或不離開，不論在左方或右方，在遠方或近處，其對君上的志向及忠心，隨時都藏在內心，永遠都不會忘記。

7.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，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。夫徐行者，豈人所不能哉？所不為也。堯舜之道，孝弟而已矣。《孟子·告子下》

「徐行後長者謂之弟，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」，慢慢走在長輩的後方，謂之弟；快步走在長輩前方，謂之不

弟。弟就是這麼容易做到，大家看是不是容易做？「夫徐行者，豈人所不能哉？所不為也」，慢慢地走，我們做不到嗎？或不會做嗎？慢慢地走，是每個人都會的，只是我們不做而已。「堯舜之道，孝弟而已矣」，堯舜之道，就只是孝弟而已，所以人人皆可為堯舜。

（續下期）

